

妈,儿子又想您了

朱 光

母亲如果在世,今年该满100岁了。这是母亲去世的第27个年头。

每每想起母亲时,无论手头正在干什么,或脑子里正想着什么事,心思便不能集中了,用心乱如麻形容,一点也不为过。

母亲晚年时,正值我的壮年,我的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。虽然也有孝顺的想法,可只表现在多回母亲身边几次、多让她看看从小带大的孙子而已,对母亲身体健康状况、生活上需要什么帮助、设法分担母亲的忧愁等方面,我既没想到,也没做到。

父亲去世后3年,母亲也走了。那时才知道,从今往后,自己就是个没娘的孩儿了。现在,我也老了,看着身边父母健在的同龄人时,总会想到母亲,想到有母亲的日子,当时自己是多么幸福啊!

母亲知道,我的胆子很小。小时候去看戏,“白脸”一出场,我便吓得扭过头要回家。每年正月十五,人们都挤着看红火,我却说怕。现在长大了,胆儿也没长多少,遇到危险还想藏在母亲身后。但再也找不到她了。

母亲总觉得我在外面工作很辛苦。每到星期六下午,她总是赶在我回家前,提前把煤泥和好,把炉渣倒干净,可那时,她已经年近七旬了。冬天下了雪,她也不愿麻烦别人,总是自己踩着摇摇晃晃的梯子上房,将4间房顶的积雪清扫干净。有两次晚上下了大雪,第二天一早,我便赶第一班公交车回去扫雪,可一

进大门,便看见母亲已经扫完房顶,正在打扫院子里的积雪。她系着围巾,脸冻得红红的,头上冒着热气。我说:“妈,你不能晚一会儿再扫吗?我就是专门回来扫雪的!”母亲却说:“唉,你妈还没那么老,别老操心家里的事!”

母亲是一位老党员,她总是教导我,要老老实实做人、踏踏实实做事,要公私分明,公家的东西,一分钱的便宜也不能占。

母亲在的时候,逢年过节,我们一家人总是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,双手空空地回家,临走时,母亲还要塞许多熟食给我们带上。现在想想,年节或生日,她从未收到过儿子买的礼物,甚至没听我说过一句“生日快乐”。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妈只盼着你们姐弟俩平平安安,别的什么也不求。”

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出的最远的一趟门,是单位派她学习,去了一个叫“子洪口”的地方。她最大的心愿,就是回出生地看看,可她从来没有透露过。而我这做儿子的,居然没有带她出去转过,没有领她进过一家普通或高档的饭店。母亲把那么多未了的心愿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,作为儿子,我现在才想到这些,却已经是永远不可能弥补的遗憾了,怎不叫人肝肠寸断啊!

我知道,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。但我还是把这些话写了出来,就是想告诉母亲:“妈,您的儿子知错了。”



记忆里的灯火

辛利生

那盏油灯总在记忆深处亮着。

灯竖是根老枣木,经年累月的摩挲让木质泛出铁灰色的包浆。灯盏是墨水瓶改制的,棉线灯芯探出锈绿的铜嘴,每当用火柴“嚓”地点亮,豆大的火苗便摇曳起舞,将斑驳的土墙拓出暖色的剪影。

临近腊月,父亲总会扛一袋苹果回来,说留着过年吃。粗粝的袋口能看到苹果的绯红——有时是绵沙的红元帅,有时是脆甜的国光。我们姐弟几个围着苹果打转,指尖刚触到冰凉的袋子,母亲便拍开我们的手:“留着守岁。”她总能变戏法似的,把装苹果的口袋藏得无影无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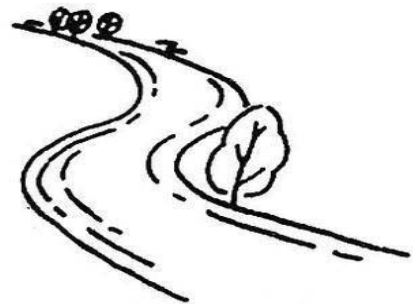
冬夜漫长,母亲去邻家串门的脚步声刚消失在巷口,窑洞里便漾起隐秘的欢欣。大姐咬着唇偷笑,小妹扯着父亲的衣襟,弟弟干脆猴儿似的攀上父亲的脊背,姐弟几个吵着要吃苹果,父亲终是拗不过我们,摸出那把黄铜钥匙时,我们已抱着油灯候在窑洞前。

藏苹果的“黑窑”原是生产队的粮仓,焦黑的穹顶上还留着陈年使用的烙印,一到晚上,里边什么也看不见。

弟弟在前掌灯,小妹随后,然后是我和大姐。父亲总是说:“慢点走,慢点走,不要急。”小小的油灯照得屋子里亮堂堂的,暖意融融。苹果挂在屋子的横梁上,父亲踩着凳子把苹果拿下来,一人分给一个。

“我要最大的的那个!”弟弟踮着脚指点,父亲古铜色的脸上流露出一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冰凉清甜的香气在齿间迸裂时,油灯正将我们的影子投上窑顶,忽大忽小地重叠晃动。父亲挨个拭去我们嘴角的汁水,食指竖在唇边:“不要告诉你妈,这是秘密!”

多年后,在超市见到成箱的苹果时,我还总想起那盏游走在幽深窑洞里的油灯,想起光晕中父亲佝偻的身影。那抹灯火至今仍在记忆里明明灭灭,照亮所有关于温暖的注解。



同学是不散的缘

张宏宇

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过客,但有一种关系,它超越了血缘,深沉而持久,那便是同学之情。同学,是我们青春岁月中最纯真的陪伴,是我们共同成长、相互扶持的伙伴。

当我们还处在天真烂漫的阳光少年时期,彼此都还有些懵懂,心中装满了对未来的好奇。那时的我们,没有太多的烦恼,只有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。青春的脚步轻盈而欢快,我们一同在教室里听讲,一同在操场上奔跑,一同在课间的欢声笑语中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那时的同学情,是纯洁而有趣的,它如同初升的朝阳,温暖而明亮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渐渐长大,褪去了儿时的幼稚,步入了成人的年纪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起伏和波折,也感受到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。但无论何时何地,同学之间的情谊始终如一,它如同一条红线,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当我们遇到困难时,同学会伸出援手,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。当我们感到疲惫时,同学会给予我们关怀和安慰。同学之间的情谊,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和默默的守护,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力量。同学的一声关怀、一声问候,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份情谊的珍贵。同学之间的情谊,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友情,历久弥深。

同学情是一首诗。在诗中,我们抒写着真情实意,倾诉着彼此的喜怒哀乐。我们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,也一同分担着失败的痛苦。在彼此的心中,我们都是最重要的人,我们的友情如同诗中的旋律,悠扬而动听。

同学情也是一杯茶。在茶中,我们品味着友谊的清香,品味着人生的甘苦。我们一同初尝着青春的苦涩与甜美,也一同感受着成长的烦恼与快乐。在这盏茶的世界里,我们彼此的心灵,得到了沟通和交融。

同学情更是一杯酒。在酒中,我们倾吐着一往情深,畅谈着未来的梦想与希望。我们一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,也一同为彼此的梦想加油鼓劲。在这杯酒的芬芳中,我们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和无限温暖。

同学情还是一首歌。在歌中我们高唱美好时光,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。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,如同歌中的旋律一般悠扬动听,让人回味无穷。在歌声中,我们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欢乐与和谐,也体会到了那份友情的珍贵。

同学情,它不仅仅是一段回忆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同学是不散的缘,这份缘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。无论我们身处何方,无论我们经历何种变迁,同学之间的情谊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永远闪耀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

在这个世界上,最珍贵的情感之一就是同学之情。同学是不散的缘,它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再孤单,它让我们在人

老 姨

王化勇

老姨是娘的大姐。

娘3岁失母时,老姨23岁。看着年老无助的姥爷,老姨咬咬牙,抱起母亲就走:“有我一口,就不能让你饿死。”老姨颤颤的小脚,黄黄的脸膛,爽朗的笑声,串连起我童年所有的美好记忆。

老姨一共生育了6女4男。在那个年代,添一张嘴是增添了多少的艰难呀!但老姨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孩子。锅里无米时,她就扛起锄头,颤颤巍巍地到十里沙河刨上几块红薯尾巴,切上几刀红薯秧子,回家煮一锅热气腾腾的棒子红薯粥。锅越换越大,但苦日子却总不见尽头。

那年腊月,娘和爹成亲,老姨扛一袋百十斤重的红薯干,颤颤地挪到几十里外的集上换了一身红布料,又借来棉絮,连夜赶制出一身红棉衣。因为这事,同一年出嫁的四表姐埋怨了老姨一辈子,老姨总是笑笑说:“没娘的孩子,难呀!”

那一年,老姨43岁,娘23岁。

等表哥们都成了家,我又住到老姨家上初中。因为贪玩,我的成绩很差,老姨就责令当老师的二表哥对我严加管教。不论多晚,每当我走到那三间土屋跟前时,总有一盏煤油灯为我守候。记得那年闹鸡瘟,老姨喂的几只鸡一夜死光,老姨急得直掉泪,因为每天的两个鸡蛋是她为我准备的营养餐呀。怕我吃不惯窝窝头,从不求人的老姨每天颤巍巍地挪到前街杀羊宰牛的肉铺,厚着脸皮去讨要羊油。羊油炒白菜伴随了我整个初中,现在还常常入梦。

那年秋天,我得知老姨得了肝癌,已经到了晚期。表哥们要凑钱给她看病,却被老姨喝止了:“看啥看,那富裕家庭都瞧不好的病,咱庄户人家有几个脑袋。”每每疼得狠了,她就抓一把花椒搁进嘴里,边嚼边笑着对娘说:“我比咱娘活得长多了,想想这,我就够本了。”

我的老姨,一辈子总想着别人的老姨,带着最和蔼的笑容去了。

那一年,老姨68岁,我21岁。

秋风起,草叶黄,离家的孩子想念娘。离家的我,却总是想起老姨。20年了,每当我拿起笔,想勾勒老姨的笑容时,总觉心太沉,笔太重。而写不出自己名字的老姨,却写出这么一部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大书,光芒四射,不能直视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